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第十九回 宋宗澤單騎收東京 張邦昌伏法赴西市

發枯身老任浮沉，淒雨秋風好苦吟。
汴宮花石成煙雨，漢代江山自古今。
躍馬臥龍終草草，拍床不渡淚沾襟。

新事向人堪結舌，殘書開卷但傷心。

卻說宋朝靖康之變，金人竟虜二帝北去。高宗渡江，改元建炎年號。這河北東京百姓，擄劫屠殺，去了一半。誰肯順了金人那張邦昌的亂命，或是嚼聚山林，保收村落；千百為群，與金人對殺。那黏沒喝大軍撤回，止存了一營金兵，往來河下擄掠。這些百姓，立起大營來，各尊出一個頭目，遠近相連，不下幾百營。先前還怕金兵的連環甲馬，如今一味野戰，只用大木棍棒，連盔帶甲，打下馬來。或用大斧，專砍馬腿，使水濕透綿襖為甲，箭不能傷，使長鉤勾住，拖下馬來，打個稀爛。弄的金兵不敢過河。

這些百姓膽越大了，從東京沿河一帶，都紮了寨；陷馬坑和鹿角排滿了。不聽張邦昌的號令，俱扯起大宋建炎年號的旗來。又有山東梁山泊招安後散了的嘍，河北王慶舊日草寇，湊成了一百餘萬的人馬，豪傑響應，只不得一個主將，無所統一。

那時高宗在建康，都御史趙鼎特上一本，薦了副元帥宗澤。因屢屢戰敗金人，連奏了七捷。手下名將強兵，還有三萬餘人，使他留守東京。給張邦昌一道旨意，連請孟太后入朝見駕。這宗澤自金人圖汴，同康王統兵入衛，久負重名，一片忠心。也就是後漢的孔明，唐朝的郭汾陽了。建炎二年七月奉了旨，即日上路，把前軍分遣各路防守，自己只落得老弱軍不上一萬。這汴梁城大，如何戰守，何況這汴河遠近城堡有百十處，盡被金人拆毀，從何整頓。無兵無餉，民逃地荒，真是無可措手。高宗又被汪黃二人，嚇的往南趕到浙江，還要下海，也是個孤主。分明把汴梁棄於度外，就是請兵請餉，也是無米之炊。

當日同事有都統製曲端，是個名將。與宗元帥一力同心，誓要報國復仇，迎回二帝。兩人商議說，東京搜括已空，城外人民逃盡，略有身家的，俱投入土賊結寨。從著河北太行山的大寇王善，不下一百餘萬，又不能征服他；如今外防金兵，內防山寇，孤立一城，在眾圍之中；又少糧草，又無救援。此兵法所忌，怎敢輕進。宗元帥沉吟一會，忽然大喜。同曲統制說：「我的兵餉俱有了。煩將軍領軍先到汴梁，宣了旨意，使張邦昌奉孟娘娘回朝。我只要一匹人馬相隨，自有調度。」那曲端再問，宗元帥笑而不言。屯營下帳，次日曲統制領兵去了不提。

這宗元帥見一帶河邊。立的屯堡，甚是堅壯，各有旗，上寫建炎年號，就知人心不肯忘宋，各懷忠義之心。只此百萬土寇，若肯降服，就是百萬精兵。立下屯田，各有防地，不強我另去招兵買馬。心中計算已定。作招兵檄書一道，先使人四下飛傳，把那東京留守元帥的大旗，使一人前導，只使百騎後隨，俱是輕裘軟帶，不用兵甲，往太行山一路，穿營而去。但見山勢好兇：

連燕帶趙，接岱分嵩。居天下之中央，控四方之要地。山勢蜿蜒走游龍，峰巒出沒；林麓彎環如伏蟒，草樹陰深。千重紫翠。藏的劊子手吃膽剜心；百里煙雲，隱著吃人鬼青頭紅髮。但尋常春碓油鑪。打人為糧，全似剝生的朱紫；但行動刀山劍樹，嬰兒貫架。不讓赤地麻胡。逍遙亂世惡魔君，打蕩乾坤真太歲。

卻說這太行山大寇王善，原係秀士出身，因欠蔡京小總管李安的債，被他扯衣面辱，後來他把李安殺了，投上樑山泊。因宋江受了招安，他卻同著些嘍不願去的，來河北和王慶入伙。坐第二把交椅，占了太行山大寨。這時王慶死了。見金人圍汴，二帝北狩，因此連合河北山東豪傑，四方響應，有二百萬人馬。各府有一大頭目，州縣村鎮俱有小頭目，立了，傳箭為號，把金兵殺的全不敢過河。這王善常有報國忠心，只不得遇道路。那日營中正坐，見有報來說宗元帥親自招安。先送上檄文一看：

大宗建炎二年七月，欽差提調山東河北軍馬宣撫防禦、知開封府事、兼留守東京大元帥宗。為普天同憤，合力剿賊，乘時建功，立膺爵賞事。切照金人肆虐，蹂我社稷，二帝北轅，萬姓切齒，此臣子不共戴天之仇，實英雄一舉封侯之會也。本鎮三戰河北，王彥挫其前鋒，再進河東，劉衍擒其酋長。敵之虛實，已在目中，當國家之再造，非一木之能支。今見兩河、三晉、山東、山西，雖寇騎紛紜，豪傑連絡，眾心成城，不下百萬。倘念我祖宗之櫛沐，不忘天地之同仇，或據田橫之島，各懷魯連之憤，義旗所指，何敵不推？同心所攻，何怨不雪？本鎮親奉諭旨，面賜虛銜，凡屬首領之大小，各安品級之尊卑。倘有奇才，擢以不次；前所迫勒，一概赦豁。猶恐傍徨岐路，坐失事機。本鎮單騎入營，面頒賞典，瀝血披誠，各宜鼓勵特徵。

王善看畢，傳令大小頭目，人人奮激。

即時忠義堂上，鳴起聚義的鼓來，披掛整齊，迎接宗老爺。不多時，只見宗元帥的帥字旗先到營前。下了馬，這王善率領營將二百餘員，俱盔甲鮮明，在路旁跪接。只見宗元帥輪巾野服，率領的家將，俱是輕裘短劍，緩緩而來。將到面前，宗元帥下馬，把王善扶起。說：「有勞將軍遠接，真英雄也。」叫王善上馬，緊挨馬尾而行。到了大寨，王善把交椅公案，安在正中，納頭便拜。說山野小人，一時犯法，不敢下山，屯聚多年又不能替朝廷出力，致令金人內犯，虜了二帝，不能救援，在此苟延性命，不料今日得見天日。言畢放聲大哭。宗元帥道：「我國家因朝中用了六賊，致令民不安業。失身為盜，原不得已。今日將軍肯同心殺賊，以此百萬之師，可以直搗北庭，救回二帝。成了千秋名節，又受了封侯之賞，因何把這等一個英雄，付之草野？總因國家不能用人，以致流落。」說畢，涕泣不絕。

這營中大小頭目，並這些土賊們，人人淚下，個個思忠。都說道早有宗老爺這樣好人，我們不替朝廷出力，誰肯做這草寇。俱一齊投順，受了招安。把王善面給金牌印札，受了統制之職。以下都監團練千百戶人等，共分了有五百張部札，銀牌五百餘面。一時間眾軍歡聲如雷，大開筵宴，大吹大擂，留宗元帥三日。打點行裝，王善領十萬人馬，隨元帥同上東京留守。宗元帥細看王善的冊籍，遠近不一，足有百萬。還有山東河北三十二團營，八十五小營，不在其內。就發了幾路文書，使王善家將，各給令箭，俱歸東京標下，分守防地。各營屯種，收糧充餉；上本與朝廷免徵；把這山寨所積金銀，即以養兵。向汴梁進發不提。

且說曲端已到東京，張邦昌接了旨。次日一隻大座船，請孟娘娘坐朝鑾駕，把宮人俱送上江南，百十餘船。那邦昌說他讓了皇帝，不肯僭位，是古來第一個忠臣，定是封王封公。揚揚得意，一路上鼓樂喧天而去。那日曲端差人打探元帥上太行山的信息，有說道王賊不可招的，勢大人多，招安了那有錢糧養他；有說道不該深入虎穴，恐賊心難測，就是降了，日後還要反叛。紛紛眾說不一。不二日只見十萬人馬，紮著大營，遮天映日的旗，漫山幕領的隊伍，來的好不雄壯。當初金兵圍汴，終日求和，那有這一個好漢來也不枉了。前哨離汴梁不遠，紮下大營。還選了五千精兵，和王善一班首領，前後紮隊，隨宗元帥進城。那些百姓簞食壺漿，在路旁觀看。才知道宗元帥不煩一兵一餉，單騎上太行山收了雄兵百萬。把那金人嚇的離河退了三百里。後人有詩贊宗澤好處：

出師二表悲諸葛，退敵單騎說令公。
全身果可稱明哲，授命何嘗盡暗庸。
自是頭顱人愛惜，千秋頑懦笑孤忠。

這裡宗元帥上了疏，薦了曲端為大將，登壇拜了印授。王彥章、劉騎、岳飛、楊進、等一班名將，俱在麾下。立了二十四個連珠大寨。一千二百輛戰車，沿河兩岸，俱是旌旗。一面開屯，一面戰守，把失去城池，漸漸恢復。殺的金人遠避，不敢窺河。屢屢上本請高宗回汴，被奸臣所阻，這山東河北豪傑，專等渡河大舉，指日可復中原。

卻說張邦昌同孟太后面了高宗，升邦昌為侍郎。後來李綱上本，考劫順賊三案，把邦昌貶往潭州。因中秋夜入宮僭臥龍床。與華國夫人奸事，早被孟娘娘奏知。高宗大怒，先把李夫人詔送宮獄勘問。那李夫人怎受的刑罰，又有當日在傍的宮人面證，只得實實說出，因供了半臂通姦的口詞。宮中刑罰甚嚴，不比外邊刑罰，把一個嬌滴滴美人，用鐵烙火烘，炙成了一段香灰。可憐明眸皓齒今安在，暮雨朝云何處眠。有詩為證：

玉面桃花粉黛香，當初錯愛楚襄王。

一朝骨燼塵灰冷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
張邦昌已貶潭州，即時著錦衣衛官，用木籠盛了，扭械而來。原是實事，不用三問六招，只把當初伏事的宮人一對，邦昌供了口詞。推上西市，釘上木椿，問了凌遲。這百姓們恨邦昌受金人偽命，都來爭割他肉吃，這才是奸臣的結果。正是三窟徒存，不救圍牆之禍。■塢喪盡，難免噬臍之災。